

# 我的教育「家」

山东聊城 刘晓东

我们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教育家”，不仅是因为家中有4位女教师，重要的全都有中高级职称。母亲小教高级退休，两个姐姐一个是小教高级，一个是大学副教授。我是师范学院毕业，找的媳妇又是党校的讲师，是一个标准的教育家。

母亲最初是在农村老家的小学当民办教师，在近30年的时间里，先后教了祖孙三代学生。村里的乡亲无论辈分高低、年龄大小，见到她一律尊称“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母亲落实国家政策，成为正式教师，并调到县城的小学任教，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退休。母亲开始当民办教师期间，没有工资，只有为数不多的工分，后来一个月3块钱、5块钱。她在外工作的爸爸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弟三个哺养成人。在家里严重缺少劳动力的情况下，坚持把我们送到县城读书，接受正规教育。而她一边教书，一边伺候年迈的爷爷奶奶。有点空闲就匆匆赶往农田里去干活，努力地做家务好减轻她下力。母亲患有高血压，常年吃药，可她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表露过，一天到都是乐呵呵的。她那一边干活一边皱着眉头揉太阳穴的样子，我们姐弟几个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大姐是最争气的，十四岁就上了中专，当年是我们当地的一大新闻。她有两个“最”：上学时是那所学校年龄最小的学生，很多同学的孩子都比她大；毕业后，一直在县实验小学教书，到了办理内退手续也没有离开过这所学校，是实验小学任教时间最长的教师。三十多年来，她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在学校里有很高的威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美术人才。她辅导的学生美术作品，在全国级的比赛中多次获奖，而她本人也多次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和模范教师。大姐以素描和剪纸见长，对于油画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经常被邀请去担任各种美术比赛的评委。

二姐是我们中职称最高的。她的从教之路有些曲折，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汽车修理厂，后来又调到技校，最后去了技术学院，如今是学院的副教授。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为自己闯出了一片新天地。认真、乐观是她的特点，靠认真，她钻研技术，紧跟时代潮流，现在还经常学习到深夜，不断有论文发表在中心期刊上；靠乐观，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是学院和所住小区的热心肠，经常帮助学生或者是邻居解决遇到的问题。我的妻子则相对简单的多，大学毕业去了党校上班。二十年来，默默无闻的她也有了中级职称。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如果是四位女教师在一起，肯定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教学和孩子。两位姐姐非常的孝顺，一个月至少要回来看望爸妈几次。每次见面，都是要聊一聊教学方面的问题，然后不知不觉中就转到孩子教育方面。其实她们几个教的学生大不相同，有教小孩子的，有教青年的，有教成人的，各有各的心得，各有各的方法。母亲是老教师，虽然有些教学方法已经过时，不再适合当前的教育形势，但是每次都能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在她眼里，学生无论大小、用心去教就是恒古不变的法宝，对得起学生就是对得起良心。往往是吃饭的过程就是研讨的过程，我们几个大老爷们经常被晾在一边。

有这样的氛围，也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几个外甥和外甥女都是“985”大学毕业，并且全部进入行政事业或金融系统工作，成为单位的骨干人员。我的女儿深受影响，向往着成为一名教师，为我们的教师家庭增添力量。



#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山东聊城 袁宝霞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首歌深情地唱出多少人儿时的纯真梦想，动情地传达出多少为人师者幸福的心声！每当我唱起这首歌就会想起我的启蒙老师——赵老师和刘老师。

记得40年前，刚上一年级时，遇到的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就是赵善诚老师。人到中年的赵老师高高的个儿，国字型的脸，一双眼睛虽然不大，却闪着智慧的光芒。他在我们当地不但教书出名而且还是一个好木匠，并且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一个人教我们30多个学生，全部课程都有他一个人包揽。当年学校教室不够用，赵老师就把他家的两间北屋腾出来当教室，凳子我们自己带，桌子是赵老师给我们凑的。赵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上课时没有一个学生敢搞小动作，都倒背着手听课。上课学过的生字必须会写，而且要写得工整。布置的数学题他每次都是认真批改。写错字、做错题、不遵守纪律等。只要有错，手心就要挨打。那时的我们都怕受到惩罚，所以学习非常用心，对老师也是言听计从。

期末复习的时候，因为学过的字比较多，赵老师检查我们认读情况时，因为当年没有识字卡之类的教具，更没有现代化的多媒体设备。赵老师的毛笔字写得也很漂亮，他就把所有的生字一个个的写在长条的白纸上，再把字一个个的折叠起来，放在他自制的一个个有边框的小盒子里，中间有一个轴，外边按一个按钮，转动一下按钮就滚动出一个汉字，以此来检查我们的认读情况。当时我们都感觉太神奇了，同学们无不啧啧赞叹！

升入二年级还是赵老师教我们。记得当年我们的课余时间也很丰富。每逢节假日每个年级都要出节目，有时在我们学校临时搭建的舞台演出，有时去下边的

村里演出。（我们属于镇上的小学）小时候的我不爱表现，有些腼腆，我们班的节目其中一个就是赵老师编得歌舞。忘了歌名了，记得歌词是：“滴滴滴，滴滴滴，哒哒滴滴滴。背起小木枪，骑上小木马。歌声多嘹亮，红旗哗啦啦。我们小朋友小志气大，从小学本领，长大报国家。”赵老师让我领唱，开始我胆小，又怕耽误学习，实在不想参加。赵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就温和的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但是学习好只是一个方面，希望你做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当班长就要处处带头，相信你的表演一定会更出色！”在赵老师的鼓励下，我也加入其中。还有一个节目是表演《社会主义好》，当时没有道具，赵老师就用锯拉一些小木板，木板上钻个眼，再系上红绸子，我们边拍着小木板唱歌，不时变化着队形，红绸子有节奏的飞舞，像一道道美丽的彩虹。在那个没有伴奏带，没有音响设备的年代，这两个节目赵老师准备的，分别给我们吹喇叭和拉二胡伴奏。课下我们在老师家的院子里不知练了多少次，真是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正式演出时，赵老师给我们化好妆，望着台下那么多观众，开始心跳个不停，感觉好紧张。但一想起老师对我们的教诲，便信心十足。我班的两个节目都表演得非常出色，台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从此，我也爱上了音乐，自信心倍增，也更加崇拜我的赵老师。那时就盼着自己快快长大，也要当一名像赵老师这样的好老师。如果说我的赵老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严父，那么我的刘老师就是一位美丽、温柔的慈母。

升入五年级后，刘红春老师教我们两个班的数学。刚刚师范毕业的她扎一条马尾辫，圆圆的脸上总是面带微笑。青春靓丽

# 和老师一起仰望星空

陕西宝鸡 李芙蓉

小学毕业典礼上，我的班主任李老师说亲手送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用红笔写着一句话：抬头仰望星空，低头脚踏实地。

其实，这句话李老师说了一次又一次了，印象最深的是某一次班会上，她哭得泪流满面，动情的说到：“同学们，我希望你们都能脚踏实地、好好学习，和老师一起仰望星空，追逐梦想。虽然曾经我只是一个代理老师，拿着一百多块钱的工资，但现在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拿到了本科学历证，又参加了教师招聘考试进入了正式编制，成了一名合格的老师。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现实很残酷，但梦想需要坚持’，当你遭受挫折，快要掉眼泪时，请抬头看看星星；当你顺遂如意、低头微笑时，请一定拼命努力！”

这就是李老师带给我们的谆谆教导，也是我此后人生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它让我在2009年大学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去

贫困山区服务的这三年里不至于濒临绝望，半途而废。

山里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各种困难层出不穷，一会儿停电，一会儿没水，吃饭不适应，睡觉有老鼠，如此种种问题真的让我无比痛苦，想就此逃离。可是最终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老师的教诲还历历在目，因为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让我不能忍离去。

安心扎根下来，唇齿相依的日子里，我常常会给孩子们提起李老师，提起她送给他们的人生寄语。班上一个没有父母的留守儿童经常打不起精神，萎靡不振，我给他说过这句话：知识难学，学习困难的学生，我给他们说过这句话：思想懈怠，爱调皮捣蛋的学生，我给他们也说过这句话。当然，有梦想，肯努力的孩子，我更是常常对他们加油。

我不知道这句话她们听懂了多少，有没有作用？但我想这句话经常被念叨的励志语录无论怎

把我们认为枯燥无味的数学课上得妙趣横生，把所有的难题都变成了乐趣。她的普通话说说得字正腔圆，那是从小说方言的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普通话的美妙。课堂上她不训斥我们，学生犯了错误，她总是耐心的而给我们讲道理。当我们学习感到疲倦的时候，没有上过音乐课的我们，数学课上也会有美妙的音符在飘动。当年刘老师教我们唱《每当我轻轻走过老师窗前》这首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这么美丽、温柔的老师谁会不喜欢呢？

刘老师的课堂之所以这么有魔力，只有我知道课下刘老师下了多少功夫！当年我是数学课代表，每次去老师办公室的时候，刘老师不是改作业就是写教案。有一次，我去老师办公室拿作业本，却见刘老师在切白萝卜，各种形状的都有，有的还涂上颜色了。就禁不住问：“老师，你喜欢吃白萝卜吗？涂上颜色还怎么吃呀？”刘老师笑眯眯地说：“不是，明天的数学课我们要认识圆柱体，我在自制教具呢！”“老师，你真棒！”我也像老师夸我们一样，脱口而出。顿时，对刘老师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更坚定了我要当一名老师的信念。

孩子最初的心灵是一张白纸，启蒙老师启动的是什么，就如撒下的是什么种子，收获的也会是什么。正因为如此，如今我已实现了儿时的理想，也成了一名教师。“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支粉笔，画出的是彩虹，落下的是泪滴！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真正体会到了老师当年的良苦用心。

如今我的赵老师已经80多岁了，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我的刘老师虽已退休，但在教学岗位中发挥余热。师恩难忘，每当我想起，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激荡，才发现老师一直在我心里。

样肯定已根植到他们的内心去了，如果有一天他们一知半解，那未来总有一天，我相信他们会领悟其中的道理，且以身例行，影响他人。

“难过时就抬头看看星星，微笑时好好努力！”是的，生活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半现实，一半梦想，一半烟火，一半诗意！不因梦想而虚无缥缈，不因现实而追逐功利。想象与憧憬缤纷多彩的未来时，不忘求真务实、埋头苦干；陷于生活的苦难和泥沼时，也要仰望星空、诗意栖居。这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生活能力。信之，则必得其慧！

岁月如流，缓缓而去。李老师把他所信奉的人生信条传给了我，我又把它传给了我的学生。不为别的，只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明白：无论何时，遭遇了什么，老师都会和他们一起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每天从运河走过。每天都滋生一些无名的杂念，一些生命蹉跎的悟，一些对云水莫名地崇拜。抛弃或保留一些得失，一些收获。幸好有文字相伴左右，有深爱的土地，供奉粮香，有勤劳而执着地乡亲们的掌声，有春夏秋冬四季更替花絮的反复，天女散花般，充盈着我的运河，我的鲁西。纵然时光飞逝，纵然相见恨晚我。我依然念叨着三月的小雨，氤氲的运河情丝，让我细腻的爱一次次眩晕，一次次加速。叶子黄了绿，绿了黄。我没变运河没变。只是对运河的感情与日俱增，覆盖我，悠悠地侵袭我的梦，我的生活。

每天从运河走过。入秋了或多或少地有擦肩的落叶，点燃我澎湃的激情，在伤感的追忆里，无论绿叶，黄叶，虫叶惊飞的鸟一样，空的感受，失落的惶恐。久而久之我习惯了。当我再次面对哪些落叶时，就又多了几分沉重。明年它们还会再次跃上枝头，继续一片绿荫。安暖魂兮的虔诚，笃信轻轻走过的，总归是一场游戏，一次轮回。仰望天空的云，低头脚下的小草，它们都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舍得，心就平静了，自然了。就像人的生老病死，落叶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生理代谢。以轻轻的落叶自喻，以轻轻的落叶祈祷，以轻轻的落叶祝福。

每天从运河走过。有时什么也不想，一个劲地沿着运河走。走着走着刮风了，就匆匆返回，期间不知道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回到家里妻子追问，什么也没说，倒头就睡，有时钻进书房一写就是一下午。望着自己满意的诗，脸上是花一样灿烂的笑容。感谢运河，它幻影一样成了我生命中独一无二的精神寄托。给我哭，给我笑，给我生命的语言，给我诗，给我此起彼伏的颤颤涟漪，给我一次又一次痛心疾首的深情，给我母亲般的抚育之恩，给我晓风，给我残月，给我一场永不停歇的执着，给我一生一世享受不尽的宝藏般地储备，永远解读不尽的故事细节，给我泉水叮咚的余韵，给我闪电般刺痛的心灵，给我春风般温柔。我知足了，所有的感谢在冷雨渐渐茂盛起来，高过我，高过我几十年亏欠的乡情，几十修筑心灵的灯塔。至今始终扬帆，始终“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每天从运河走过。内心就蠢蠢欲动，一些小小的情怀，萌芽般地钻出蓬松的灵感之约，释放一下厚及黄土的情缘，一首小小的儿歌，蓝天悠悠的白云，舒缓而混浊的流水，春天的桃花，夏天的雷鸣，秋天的金黄，冬天的白雪都是我诗情的燃点，都是我乡愁的导火索。每天晚饭后都去运河逛一逛，看看它水涨了没。有时一人独处，有时携妻子一起，几乎每天如此。我熟悉的运河我熟悉的风景，你占据了我不生活的一部分，随你潮汐，随你荣枯，随你魂魄一路向北，日夜兼程，我在你身上学会了兼容学会了奉献学会了固守。在时光飞逝的尽头，在杨柳依依的动感旋律中，我心飞翔。致敬我的运河，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走多远，你都是我诗文的落脚点，灵魂的归宿。

每天从运河走过。总有一些东西，让我熟视无睹，也有一些让我心生怜悯，动情时落几颗大大的泪滴，一夜未眠。白秀玉三十出头，妈的那真叫标致，一米七的大头，前凸后翘，虽然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依旧风姿绰约，她家住的离运河最近。记得有一次她精神病发作了，躺在运河边上，撒泼打滚，口吐白沫，两眼发直，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我像往常一样从运河经过，遇到这情况还真不知咋处理，就打电话给她对象，现在想想都可怕……运河每天都有故事发生，每天都有来去匆匆的人让人记住让人忘记，有的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或阿Q；有的像老舍笔下的样子；有的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珂德；有的像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丑陋的敲钟老人……

每天从运河走过。那是我每天上班去的必经之路，六年了每天都重复，大多都以电车的方式出行，偶尔开汽车。这条路我太熟悉了，那有个坑，那段平稳我都清清楚楚，了如指掌。寒来暑往照样，每天两趟，每月六十趟，一年七百二十趟，六年就是四千三百二十趟，久而久之我对运河的情感日益加深。关注它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让我牵挂，油然而生的敬意。飞过的蜻蜓，喜鹊，蚂蚁，落叶，岸边人家的犬吠，鸡鸣，牛叫……构成了生活的交响曲。近年东岸修上柏油路，汽车忙忙碌碌地穿梭，带来了新的城市风，运河变了，岸边的乡亲们也跟着小康路上又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中国变的条幅挂满大街小巷。家家白墙，户户花园。街道整齐划一，绿化高中低错落有致，此乃天堂也。

每天从运河走过。人生就又长了五里路，时光留不住，容颜渐渐老下来，沉淀于心的感悟，日渐丰厚，点滴之情已汇成文字的海洋。时不时在我的笔下流淌，浓浓的与稻穗一起弯腰与八月一起收获。每每想起我的运河，就止不住哗哗的流水一样的文字匆匆赶来。我已习惯了你的味道，你的脾气，你静态的美，你动态的飘逸，你悠远的遐思，你月光下的朦胧，你白雪下的寂静……我赶着文字的船畅游你宽阔的胸怀，你的蓝天，你的阳春，你的熟睡后小猫一样的柔情。对运河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故事要讲。因为它就在我身边。抬脚就到，朝夕相伴，日久生情，生根也能生爱。望着运河我心的闸门一旦打开，真的可以淹没我的后半生，包括前半生。很像艾青笔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深沉的爱一点一滴浓稠又芬芳。

那天从运河走过。爱我的爱我的如影随形，都这么洒脱这么自然这么缠绵。曾经的那片油菜花，颤动着遥遥而逝的金黄色之梦，就想起提篮时代，就想起恋爱的年龄，就想起那个整日对着油菜花写生的女孩子以及那两岸十里长堤的桃花染红的村庄，染红的运河水，染红乡情影绰绰的游客。那蜜蜂，那朝霞，那夕阳溶于一体的生命体验。我徜徉其中止步一朵桃花的风韵，面对这些小仙女小精灵，内心纯净的爱，就愈加澄澈，抹都抹不去如高山雪莲，一种蚀骨的美与粉嫩在眼前晃动，在我诗里，在我梦里，在今天，在将来，在孤夜里，在繁花集体失踪之后……依然有记忆犹新的片段在我的脚下发光，姹紫嫣红。

每天从运河走过。沉淀的情绪渐渐露出一丝端倪，让我揪心，日夜夜占据了了我的生活的全部。从一草一木到百花盛开，从光秃秃到绿油油，从春雨到雪花，我有太多的话回荡于心，需要发泄需要一吐为快，时而舒缓时而湍急，时而粗犷时而优雅，时而涓涓细流，时而流淌汹涌……我承载了，就释放了，我释放了就该添香，包括爱恨，包括怜惜，包括细腻，包括晓风残月，点滴瞬间产生的情愫，怨，怒……三天三夜都难以咽下走过的风雨，雷电。无数次获过的奖，过眼云烟般地成为典藏，成为历久弥香的酒，成为生命逆境中的帆，给我照明，给我指路，给我后半生永不凋谢的花，春天，丰碑。

# 大运河，我每天从你身边走过

山东聊城 田学敏

# 精神的力量

——冯友兰重写中国哲学史的一点启示

山东聊城 闫西岭

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冯友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起，他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检讨生涯。1980年他已是85周岁的老人，身体特别差，三天两头去医院。他说：“我必须治病，我不能死，因为我还有一件事要做，等我做完这件事，我就不治病了。”他要做的这件事，就是重写中国哲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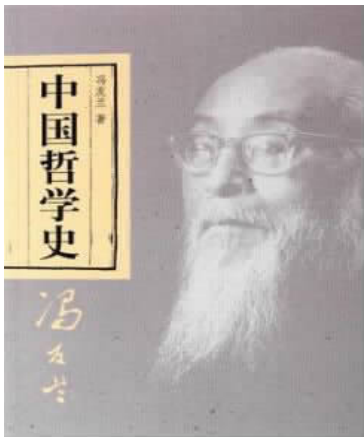
过来的冯友兰不断迎合社会的发展，又被称为“总想跟上时代发展的冯友兰”。为此，他已经三次写中国哲学史。第一次写中国哲学史，是1931年和1934年，他分别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册和下册。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这次他不是按时间写，而是按话题写，这便是《贞元六书》，书中他歌颂国民党开始走上正道了，中华民族开始振兴了。第三次写中国哲学史是1961年和1964年，他分别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和下册。

此时，他要重写中国哲学史，亦即第四次写中国哲学史。问其原因，他说，抗战时

写的《贞元六书》是个错误，六十年代初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完全是在思想被整个环境左右下违心写的，现在政治环境宽松了，可以抒发己见了，我要不依附别人，用自己现有的观点、水平，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

这时的冯友兰表现出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理想和丰富。他虽曾被批判得一无是处，又屡遭死别的情况又活了下来，但到如今却依然思路清楚、记忆鲜明，没有一点老人的执拗和怪癖。他的心态平静自如，总处于一种怡悦之中。他拒绝参加任何会议、活动。

他这次写哲学史，已经做到修辞立其



他自己的，无须他人续补。”此时，冯友兰已95周岁，离他发誓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已经过去整整10年。

冯友兰在年迈体弱，且不断有病的情况下，坚持10年，重写了中国哲学史，是否

诚，不迷信权威，不倚仗他人。他说，这次写作让他感受到“海阔天空我飞翔”的自由。

就这样，冯友兰重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于1982年出版了，一直到1989年共出版了六册。

1990年7月16日，他女儿宗璞到人民出版社交上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宗璞讲：“上楼时觉得很快，真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父亲更是高兴，他终于写完了这部巨著。直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的，无须他人续补。”

冯友兰在年迈体弱，且不断有病的情况下，坚持10年，重写了中国哲学史，是否

由于他饮食特别？非也！他女儿宗璞如实地讲了这个问题：“我母亲1977年病故后，由我料理父亲的生活。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饮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无论吃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津津有味。”

的确！是良好的心态，是精神的力量，是实现目标的坚定意志，支持着冯友兰，使他顽强地写完《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巨著，“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但是，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将稿子由女儿交到人民出版社后，他也感到了长途跋涉的后疲倦，他要休息了。他躺在沙发上。

他再也无力抵抗肺炎等病的不断打击。《中国哲学史新编》脱稿仅四个月后——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那永远思索的大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他走了，走向安息，走向永恒；他也留给后人众多的思考和启示。